

錢澄之全集之三

莊屈合詁

殷呈祥 校點



安徽古籍叢書

錢澄之全集之三

莊屈合詁

殷呈祥 校點



黃山書社

(皖)新登字 05 號

責任編輯・彭君華

裝幀設計・古 焱 王國亮

責任校對・南 畝

安徽古籍叢書(第三輯)

錢澄之全集・莊屈合詁

[清]錢澄之撰 殷呈祥校點 吳孟復 蔣立甫 審訂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編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黃山書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381號) 新華書店經銷

合工大精密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合肥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0.875 插頁:2 字數:190,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ISBN7—80630—008—2/Z·38 定價:(精)18.25 圓
(軟精)14.75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莊屈合詁序

吳孟復

又說：「莊子」對「屈原」，吾知其必有結合之志也。」「莊」與「屈」，實不異「一」之義也。」「

「莊騷兩靈鬼，盤據肝腸深。」龔定庵（自珍）自言其學問文章得力之自，在于莊騷。不僅龔也，韓愈、柳宗元其所沉浸含咀者，六經之外，亦首莊騷。近世林紓亦以莊騷與左孟并列，以為初學入門之導。是則文史儒玄，專家初學，此兩書皆所必讀，而且終身誦之有不能盡者矣。

然此兩書皆出于二千餘年之前，辭古而情隱，言約而意深。言古必有待于訓釋；義隱則易于為人附會。二千年來，注釋莊騷之書，汗牛充棟。其中，卓有所見，各抒心得者固不乏人；而支離附會與陳陳相因者亦復不少。憶昔負笈梁溪，唐蔚芝師言及莊騷注本，獨許錢氏此書，是豈偶然哉？

二

莊屈合詁曾著錄于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提要云：

莊屈合詁，國（清）朝錢澄之撰……是編合莊子、楚辭二書，為之訓釋。莊子只詁內篇，先列郭象，次及諸家；楚辭則只詁屈原所作，以朱子（熹）集注為主，而以己意論斷于後。其自序云：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此兩經者，而得莊子、屈原，以莊繼易，以屈繼詩，足以轉相發明。

然屈原之賦，固足以繼風雅之踪；至于以老莊解易，則晉人附會之失；澄之經學篤實，斷不沿其謬種。蓋澄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離騷寓其幽憂，而以莊子寓其解脫，不欲明言，托于異經焉耳。

錢氏「丁明末造」，堅持氣節，其憂深思遠，固有與莊屈相通之處；其寫作此詁，實借以寓其幽憂，提要所言，頗能得其微旨；但他并非借此「超脫」。如云：

吾嘗謂莊子深于易，易有潛有亢，唯其時也。當潛不宜有亢之事，猶當亢不宜存潛之心。而世以潛時「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時，為全軀保妻子之謀，皆莊子之罪人也。

又說：莊子「使為世用，吾知其必有致命遂志之忠」。這顯然不是「超脫」，更不是「忘世」。

在屈詁中，憤世疾俗，語尤激切，如解「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羌不厭乎求索。內恕己以量

人兮，各興心以嫉妒」，他說：

競進貪婪，則當時用人非賄不行。求索者，求疵而索癥也；求索乃所以為貪婪之術也。內恕量人，不信世有進賢為國之事，有一于此，群起而嫉妒之矣。此眾芳之不獲用以至于今也。

他在說到屈原之死時又說：

勢不能容，唯有一死。既以去彼礙眼之物，亦以了吾尚友之願。

數百年後讀此，可見莊周、屈原之心，更可見錢澄之之心，既以賞奇析疑，更以知人論世。漢學家「草木蟲魚」之瑣屑，宋學家「天理」、「人欲」之空談，豈能望其藩籬哉？蓋此皆真知真感，出自心聲者也。

三

抑又思之：屈原，詩人也；莊子雖散文，實亦詩也；錢氏也是詩人，他的話，亦是以詩的語言寫出的。因此，更富于韵味，更耐尋繹。當然，錢又是學風「篤實」的學者，清代的漢學風氣，其實是他與其友人方以智所共開拓。提要于方已明言之；于錢之易學、詩學，亦皆評價甚高，于此又指出其「篤實」。于此又可見其既有抒情詩之美，而又與空疏者殊科。以志

士而兼學者，復以學者而兼詩人，民族之正氣，哲人之心聲，詩家之絕唱，一以兼之。「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以二千年前之莊子、屈原，與二千年後之錢澄之、方以智，還有這二千年間先後而生之郭象、朱熹與焦竑、袁宏道、方大鎮諸人，精義微言，層見間出，其中明末諸人，又多今世指為思想活潑者，序此書之唐甄，尤今所稱為早期啟蒙思想家也。集文詩史哲之精粹，合漢、魏、宋、明之淵雅，予以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其裨益豈淺鮮哉？

四

復少讀其書，至老而猶未能盡探其勝也，豈足以序其書哉！顧以前年擬定本叢書目錄時，復即舉此書，時推殷呈祥教授負責校點。殷君即以清康熙對雒維堂本為底本進行校點。校點未竟，殷君即病。始謂目疾，繼謂腦瘤，後乃斷為肺癌。纏綿床褥，凡四、五年。此四、五年中，其痛苦可以想見，而殷君猶強忍痛苦，終于點成。點成後，又經蔣立甫教授審訂，再與殷君商量，時殷君之疾已經醫斷為癌，病情惡化，而君仍力疾檢書，多所更定，蠅頭細楷，極其認真，精神尤足感人也。魏老心一主持我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于殷君尤為關心，拳拳之情，聞者感泣。此皆復所親見，用謹濡筆志之。

莊屈合詁序

唐甄

飲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為用。晚年注易詩成，意有未盡，復以莊繼易，以騷繼詩，二子精義，已暢于諸篇。總詁而其合之之義，則自序甚詳。唐子有感于斯，更推己意而序之曰：

易卦首象龍。龍之為物，變化無迹，若泰于人，則不免于脯醢。彼知進而不知退者，雖學達義文，智如著龜，自以為龍矣，而不知其為福則在沼，為禍則在俎也。莊子知之，是以卻千金之聘，污卿相之尊，不泰于人而游于無何有之鄉。若是者何也？不得其時也。老子不得其時，蓬累而行，其用猶龍；莊子亦然。以之繼易，不亦宜乎？

讒言熒惑，君迷國亂，為人臣子，視其國如視鄰人之安危，無與于身，是豈人之情也哉？此鷓鴣之詩，所以「維音嘒嘒」也；桑柔之詩，所以「憂心慙慙」也。二篇之詩，雖聖賢異等，正變殊遇，其為忠一也。屈子亦若是矣。嗟乎！賤士得君，又信任我，苟利社稷，何愛吾身？原屈子之志，以騷繼詩，不亦宜乎？

君臣，人之大倫也。人有五倫，我闕其一，不幸莫大焉。而况君子之出，其文足以道君，其才足以治天下，乃辨種勤植，灌園自適，心雖樂之，不得已也。第若莊子之遺世絕物，以卿

莊屈合詁自序

錢澄之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經者，更為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

昔宋儒謂孟子善于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為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為道術，後遂有「六經」之稱。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一語已挾其奧矣。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于易。夫易之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為宗，而詆仁義，斥禮樂，訾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遵其迹者，未能得其意；泥于古者，不能適于今。名為治之，適以亂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

春秋以來，士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為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情之事也。屈子忠于君，以讒見疏，憂君念國，發而為詞，反復纏綿，不能自勝。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豈其然乎！則以莊繼易，以屈繼詩，從而詁之，于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揮。而

謂之詰者，吾于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于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學之義也。

或曰：「莊 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于規矩繩墨之外，而皆為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為，固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又曰：「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而終勸之以「莫若為致命」。夫莊子豈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義、命自處也，審矣。屈子徘徊戀國，至死不能自疏，觀其遠遊所稱，類多道家者說，至卒章曰：「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而太史公稱其「蟬脫于濁穢之中，以浮遊塵埃之外」，亦誠有見于屈子之死，非猶夫區區憤激而捐軀者也。是故天下非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見道之人，亦不可以死節也。吾謂易因乎時，詩本乎性情。凡莊子、屈子之所為，一處其潛，一處其亢，皆時為之也。莊子之性情，于君父之間，非不深至，特無所感發耳。詩也者，感之為也。若屈子則感之至極者矣。合詰之，使學者知莊 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二義也。

莊屈合詁目次

莊屈合詁序(吳孟復)

莊屈合詁序(唐甄)

莊屈合詁自序(錢澄之)

莊子內七詁

莊子內七詁自引(錢澄之)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楚辭屈詰

楚辭屈詰自引(錢澄之)

離騷經

九歌

東皇太一(一九一)

雲中君(一九三)

湘君(一九五)

湘夫人(一九九)

大司命(二〇三)

少司命(二〇六)

東君(二〇九)

河伯(二一一)

山鬼(二一四)

國殤(二一八)

禮魂

(二二〇)

天問

九章

惜誦(二五七)

涉江(二六五)

哀郢(二六九)

抽思(二七五)

懷沙(二八二)

思美人

九一

一二三

一三九

一四一

一九〇

二五七

二二一

(二八九) 惜往日(二九四) 橘頌(三〇〇) 悲回風(三〇三)

遠遊 三一三

卜居 三二六

漁父 三三〇

莊子內七詁

莊子內七詁自引

錢澄之

余少時好讀莊子，見郭子玄注，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逸口義者，覽之略有端緒。友人曰：「此訓詁之學也，讀莊子豈宜作如是解？」于是益求所謂能為莊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為二氏之學者，皆談莊子。禪家以其得宗門之旨趣，道家指為有「丹經」之秘言，其說皆近似之，而吾不敢信也。則又有謂三聖人之學本同，其解莊也，取三家語句之相似者，影響印合，又不深暢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過借莊子發摠己見，以自成其一家之言，于莊子實未解也。

讀莊子者，于其悠謬之詞、詭譎之句，茫然不知所謂，而能通其奧義哉？然後思子玄之注，雖未深了莊旨，然已窺其大意所在。其書依文作解，逐句釋義，不無支離之詞，要不離乎大意。焦漪園作莊翼一宗之。郭注之外，雜采宋元以來諸家之說，而附以己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說也。

吾之解莊者屢矣。晚年，少有所進，乃盡廢前解，而為之詁。蓋真見世之所謂能為莊子之解者皆妄耳，故寧為訓詁也；其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載郭注，皆有首尾